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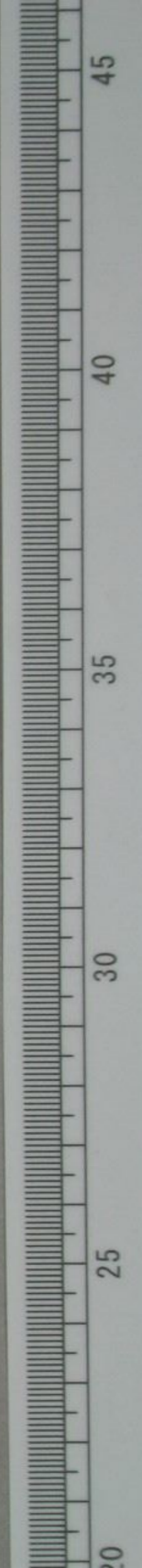
芥舟學畫編

四

手多4
16
4



手 4
16
4止



門 卷
16
下

書益稷日月
星石山松華
花作繪
回意芳成殿
武傳記事



芥舟學畫編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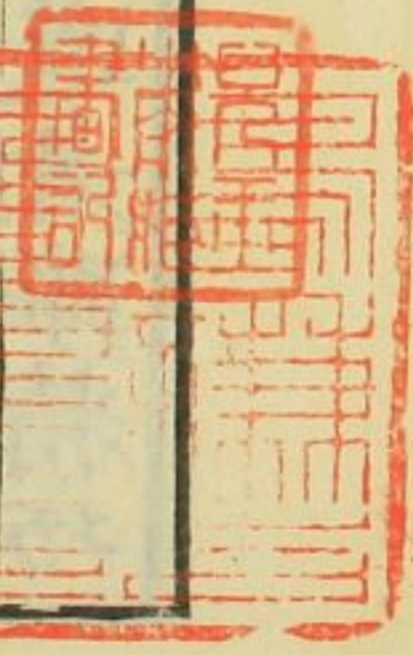
吳興沈宗騫熙遠甫述

人物瑣論

六書之象形已肇畫端山龍作繪圖象旁求由
未尚矣于是踵事增華凡作人物必有所以位
置者則樹石屋宇舟車一切器用之屬無不畢
採以供繪事然必欲其神合而不徒以形取也
學者當先求之筆墨之道而渲滌點綴之事後

芥舟學畫編卷四

一 冰壺閣



吾欲以原在
性之功名
頭
劉宗陸林
畫者有二代
身古解方能

焉其最初而最要者在乎以筆勾取其形能使
筆下曲折周到輕重合宜無纖毫之失則形得
而神亦在箇中矣又筆不可庸腐纖巧不庸腐
可幾於古不纖巧可近於雅不共古雅其於畫
也思過半矣間有出入亦其人之資力厚薄淺
深所致而要各有所取也今者去古云遙扁頭探
微之蹟不可得見矣所偶見者宋元以來遺跡
的有一脉相傳道理學者當於非道者雖精巧

受子至陸以
信之領
郭若虛曰曹
謂以齊曹仲
達學謂是道
子吳筆其
因精而熟
曹筆其力綱
過而緊索
人言吳帶
凡帶衣出水

炫目悉宜屏絕是道者雖草率見意亦細推求
久之而有得焉斯絕業于焉免紹矣何必親登
顧陸之堂面領曹吳之訓而後可以名世也哉
學作人物最忌早欲調脂抹粉蓋畫以骨幹為
主骨幹只須以筆墨寫出筆墨有神則未設色
之前天然有一種應得之色隱現於衣裳環珮
之間因而附之自然淺淺得宜神采煥發若入
手便講設色勢必分心於塗抹以務炫耀不識

畫理者見其五采鮮麗便已侈口交稱任意索取遂令酬應馳騁之心不可自止於是驅遣神思無非務外而鞭迫向裏之功日已疎矣久之而自顧無奇漸成退悔亦已晚矣豈不可惜蓋初學時天資縱好而識見未能卓定且速成之心人所不免因此隳廢者什恒有九故先論及以為首懲

初學作人物若全倚影摹舊本習以為常將終身不得其道法當先將古人善本細玩味如頭面部位須分三停五眼周身骨骼要從衣外看出何處是肩何處是肘何處是腰是膝正立見腹側立見背及鬢衣有寬緊長短之別勢有文武動靜之異而骨骼部位搖無二致作衣紋時須知此一筆是寫其肩則一身之正側俯仰及兩手之或上或下皆於此定肩既定矣次及於手後及袖口袖口之上要知下此一筆是寫其

臂灣。又一筆是寫其肋。則自肩及手之筋絡亦於此定。次及其腹。則體之肥瘦勢之偏正定焉。後及其兩足。或屈或伸。或開或並。先從腰下落一筆。再接下一筆。是寫其膝。其坐者其立而俯者。膝當隆起。若仰而立者。不必見膝也。凡此皆骨酪之隱於衣中。而於作衣紋時。隨筆寫出者。此但言其一定之理。至於衣紋筆法。須從舊本求之。能因吾說而尋繹焉。則頭是道矣。又一說

凡初學者。先將裸體骨酪約定。後施衣服。亦是起手一法。但幾處最要。勾勒之筆。仍不外上所言耳。

既知安頓部位骨酪。務須留心落墨用筆之道。夫行住坐立。向背顧盼。皆有自然之態。當以筆直取。若絕不費力。而能無不中綮者。乃為得之矣。今者正法無傳。邪說雜起。或故作曲屈。或妄加頓挫。或忽然粗細。或猛如跳躍。是皆庸俗之

宋李公麟字伯時
伯時字子瞻
居士

手無以見長。但借此數端以駭俗目。昧者從而和之。至等於沿門獨黑。而不自知。故留心斯道者。當初學時。先須屏棄數種惡習。徧覓前古正法。遠則道子龍眠。近則六如十洲。類而推之。有不大遠。此數家者。不論已經臨摹之本。及石墨刻。皆可取以為楷式。揣摩久之。筆下自然古雅典則。而有恬澹冲和之氣。以之圖寫聖賢仙佛。及高隱通達之流。庶幾彷彿其什一。若筆墨惡

揚善誦地人
善人如仙佛
名判
在字字時敏
善海兵鳥程
人五人物佛
像天尊及駝
馬字者宗之
顧源未詳
善如以善畫
大人為名
黃慎字正德
善癡氣也
老畫師也

俗不但不能得其萬一。且污穢實甚。何可列于尊彝典冊之間耶。自仇唐以來。正法絕響。而楊芝呂學。碩源董旭。及閩中黃慎輩。先後攪擾百年間。人心目若與俱化。同此者取異。此者棄。間有資性敏而功力深者。以識之未定。遂至沉溺。其間趙松雪謂甜邪俗癩為四惡。苟其無害于人。君子惡之。必不若是其甚也。今則又非松雪之時矣。百年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願瞻其間。誰

為紹仇唐之後者，吾故不得歸咎於稂莠之太多，以致嘉禾之難植也。

古所傳名蹟人物，其妙者多出於瀟灑流利，而不在于精整密緻。蓋精整密緻者，人為之規矩，瀟灑流利者，天然之變化也。但初學者起手便欲瀟灑，勢必至散漫，而無拘束。於是進取難幾，終歸無得。學者先當取極工整者，以為揣摩之本。一勾一拂，務窮其故，深識當時運思落筆之

意，久之為之，必自有生發意思。再以較量折算之法時，照顧如古所謂丈山尺樹，寸馬豆人，一一無差，是則所謂能盡乎規矩者也。日漸純熟，能至不浚求而自合，不刻意而無違規矩在手。法度因心，任我意以為之，無不合古人氣局。乃瀟灑流利之致，溢于楮素之間矣。今之學者，槩有二病，皆關資稟。天資篤下者，徂於規矩，死守成法，起手工夫，非不好，而拘攣拙鈍之弊已

成雖好學不倦難幾古人地位天資高朗者心
期縱逸忽易卑近涉心便解不耐深求而脫畧
率滑之弊遂至害事且前此築基之功未足以
致心高手澀反因湊拍不來漸退落何暇問
與古人合不合哉然愚則以為二者未始不皆
可成就也駕下者稍識規矩日加開拓一見妙
蹟刻意以求其合更得明師益友日為補助讀
書明理以通天地氣機之化自得漸靈動日

復有悟而求進不已不難心神朗徹所謂以魯
而得之者也高朗者耐煩瑣俯就規矩莫忽
近以圖遠毋遺小以務大斂之束之以防其氣
之矜沉之凝之以固其心之軌時望古人之
難到時覺已習之難除功夫日進而無敢少
自滿足自然內力日深而菁華卒不可遏其瀟
灑流利之致更非駕下所成者可及矣嗚呼中
行之質有幾人哉有志者誠能先識資稟之何

如而進退出入之各得其宜焉其所成就摠有可觀信今傳後何至獨讓古人

凡圖中安頓布置一切之物固是人物家所不可少須要識筆之相生物之相需道理何為筆筆相生如畫人因眉目之定所向而五官之位生之因頭面之定所向而肢體之坐立生之作衣紋亦須因緊要處先落一筆而聯絡襯貼之筆生之及其布景如作樹須因幹而生枝因枝

而生葉作石須因匡廓而生間破之筆因間破而生皴擦之筆以及竹木掩映苔草點綴無不有一氣相生之勢為之既熟則流利活潑之機自能隨筆而出矣何為物之相需如作密樹需雲氣以形其蒼鬱作間雲須雜木以形其變趣是雲與樹之相需也屋宇多橫筆掩之者須透直之長林樹枝多直筆間之者須橫斜之坡石是橫與直之相需也至於烘托之妙則有處與

無處相需。而烟靄之致。以明交接之間。此物與彼物相需。而穿插之處。乃顯繁亂者。濃淡相需。而條理得以井然。蕭疎者。遠近相需。而境界得以曠闊。其或命題之不可缺者。雖不常作之物。當一還他。但要位置得宜。而不傷大雅。或露其要處。而隱其全。或借以點明。而藏其跡。如寫帘于林端。則知其有酒家。作僧於路口。則識其有禪舍。要令一幅之中。無非是相生相需之道。加以

剪裁合度。添補得宜。令玩者遠者近者。皆無不稱乃得之矣。

凡人物家。布置景色。但當作一開一合。蓋所謂小景。原不過於山水大局中。剪其一段。而自為局法。若以一二工緻小人物。而真之羣山萬壑之中。稍大人物。補之重崗複嶺之下。則皆不合法。此二者。論之於理。未嘗有乖。繩之以法。則大有碍。作者但就法一邊論可也。摠之人物多。則景

物可多。人物少則景物斷不可拍塞。蓋局法第一當論疎密。人物小而多者則可配以密林深樹。高山大嶺若大而少者則老樹一幹危石一區已足當其空矣。以此推之則疎密之道自了了矣。

作人物布景成局全藉有疎有密。疎者要安頓有致。雖略施樹石有清虛瀟灑之意而不嫌空鬆。少綴花草有雅靜幽閑之趣而不為岑寂。一邱

仗字林亦有
原病人号曰
院迂、

一壑一几一榻全是性靈所寄。令見者動高懷興遠想。是謂少許勝人多許。如倪迂老遠岫疎林無多筆墨而滿紙逸氣者乃可論布局之疎密者。須要層層掩映。縱極重陰疊翠略無空處而清趣自存。極往來曲折不可臆計。而條理愈顯若雜亂滿紙何異亂草堆柴哉。凡畫當作三層。如外一層是橫中一層必當多。堅內一層又當用橫。外一層用樹林中一層則用欄楯房屋之

屬內一層又當略作遠景樹石以分別之或以
花竹間樹石或以夾葉間點葉總要分別顯然
夫畫雖有數層而紙素受筆之地只是一層是
在細心體會其外層受筆之外便是中層地面
中層受筆之外又是內層地面惟能調劑得宜
不模糊不堆垛不失章法便可使玩者幾欲躍
入其中矣一局之間又當作股數多不過三四
一股濃重餘股當量其遠近而少疎淡若通體

拍塞者能以一二處小空或雲或水俱是畫家
通靈氣之處也有全露之叢林無全露之屋宇
有成片之水面無成片之平地路必求通泉必
求源畫近處要濃重遠處要輕淡固是成說然
又不當故以輕重為遠近要識遠近之法在位
置不在濃淡攢而能離合而能別惹翠盈前無
非氣韻菁華滿目盡是文章乍見足駭人目細
玩更怡人情密而至此吾何間然

畫人物輔佐首須樹石而次則畧畫花草之屬
又其次也但同在一圖必當相稱若輔佐不佳亦
足為人物之累見有_人物亦工整設色亦有法
即畧畫折算亦能無差而一涉樹石便現出幾
許扭捏而不可耐蓋憑藁本而為之者也夫至
樹石雖有藁本而無平日功夫者一筆難措即
勉強為之不足當識者之一笑故知作畫者諸
可強而樹石實不可強也且樹石全在筆法有

筆法則信手寫去皆成氣象如筆法未合縱有
曹吳善本李趙妙蹟何可供我摹搨耶即如樹
法種類不一須曲直偃仰之合宜位置多方要
掩映穿插之有致橫枝秀出直幹凌霄則其筆
宜挺而爽老影婆娑虬枝屈曲則其筆宜折而
蒼細柳新蒲不失飄揚之度蒼松翠柏具有斑
剝之觀春樹拂和風老幹與新枝相映秋林披
玉露丹楓與翠竹交輝菽日沉一片綠雲葱

鬱疑空颯。幾枝瘦影蕭疎。老樹壓低簷。論
其年幾忘甲子。蒼崖橫落澗。擬其狀。不啻龍蛇。
高呈骨相之奇。葉以風霜而盡。脫遠作迷離之
態。色以烟雨而如昏。梅須瘦而清。相對者。詩人
詞客。竹欲疎而韻。宜稱者。逸士佳人。凡此形容。
皆筆墨所出。而各得其神。則作樹之道。其庶幾
矣。至于石法。既無一定之形。復非一家之筆。或
宜峭而嶮。有森然欲搏之奇。或當秀而靈。著莫

測神工之巧。可凭似案。供坐卧於園林。彼列如
屏。待留題於騷雅。映琅玕之蔓玉。間直者。皴必
多平。伴擎攬之撐空。配奇者。筆尤須橫。遠而望
之。既層疊而又峻增。近而察之。已皴瘦還兼漏。
透蒼苔碧蘚。疑蹲獅卧虎之驚。入竹映花。遮儼
鬚袖飄裾之可意。臨水濱而特立。如招問字之
船。當細徑以橫施。故曲登山之屐。至若湖山佳
麗。礧磴奇觀。襯飛瀑於懸崖。巉稜峻削。映清流

於淺瀨高下參差石之靈者出自天成惟筆墨
乃可奪之可知筆墨之巧亦有出而不窮之妙
在作者胸中之所蘊而作者之所蘊又在於平
日見聞之廣學力之深臨時揮灑隨觸隨發一
圖屢作各不相襲則能事畢矣故欲作人物者
必當先究心楮石而漸及其他也
今之論界畫者但用尺引筆而于折算斜整會
意處能一一無差便稱能手不知此特匠心所

運施之極工細者乃稱若大幅人物不得用尺用
尺即是死筆也凡作屋宇器具筆須平直當先
以朽筆用尺約定以豪筆飽墨運肘而畫之如
今之書鐵線篆者便合古人作法則雖是極板
之物仍不失用筆之道是以可貴若以尺引筆
豈復是畫哉郭恕先仙山樓閣圖稱古今界畫
之極若是用尺則與印本中所有臺榭何異哉
又凡應用界畫之物必須款式古雅斷不可照

今時所尚刻意求精巧。且林木縱橫，山石磊落之間，忽作一段整齊之筆，总是散整相間之道也。要知處處從筆端寫出者，即處處從心坎流出。如作人物，必于衣紋見筆法；作樹石，必於勾皴見筆法。獨於橫直之紋，乃可不用筆法而為之。耶！聞年雙峰有客，無他能，但能以素紙上連肘畫碁局，不爽銖黍。雙峰固賞鑒家，以其能得畫中界畫道理耳。凡子弟於十餘歲時，日令其

作徑尺圓圈，及橫豎長畫，後來作書畫得許多便宜。

一幅中人物樹石，近者宜大，遠者宜小。畫理固然，今人注之于近處，形體大而筆痕粗重於遠處，形體小而筆痕亦隨而輕細。近處遠處竟似大小兩副筆墨，豈理也哉！夫畫以筆墨為重，起手數筆意思已定，通幅不得少雜。近處人物樹石，理當大而筆痕不應故粗，而意則同於遠處。遠

處理宜小。但當少其筆數。亦同於近處。是畫理之大要。於此未深者。但解求諸形似。何暇究心畫理。以致功日多。而理日昧。勞精弊神。無非悖乎畫理。吾甚惜之。因願有志者。能於筆墨間求道理。不甚遠矣。

人物家固要物。求肖。但當直取其意。一筆便了。古人有九朽一罷之論。九朽者。不厭多改。一罷者。一筆便了。作畫無異於作書。知作書之不

推致、
為事、

得添湊而成者。便可知所以作畫矣。且九朽一罷之旨。即是意在筆先之道。張素於壁。凝情定志。人物顧盼。邱壑高下。皆要有聯絡意思。若交接之處。少不分明。再細推敲。能使人一望而知者。乃定意思既定。然後灑然落墨。免起鶻落氣。運筆隨機趣。所行觸物賦象。即有此小偶誤。不足為病。若意思未得。但逐處填湊。縱極工穩。不是作家。每見古人所作。細按其尺寸。交搭處。不無

小誤而一毫無損於大體。可知意思筆墨已得。餘便易矣。亦有院體藁本。竟能無纖毫小病。而賞鑒家反不甚重。更知論畫者。首須大體。作畫氣體渾璞為貴。明秀次之。更能不失卷軸風流。乃成士夫家筆墨。夫渾璞明秀。於山水則在筆墨之外。於人物則在筆墨之中。蓋山水是籠罩出來者。人物是發揮出來者。故人物之難當倍於山水也。嘗見騷人逸士。未曾究心六法。

偶見人作山水。便效為之。或竟有可觀者。從未有不學而能作人物者也。學作人物者。用數載工力。已能竅立藁本矣。必博求古人所作。如不得原蹟。即木刻石刻。規模亦在。取以參看。而得其先後之所以同。揆遇有合轍者。雖素未著名。亦當取以欣助。如其非道。縱藉甚聲稱。名高一世。亦所屏絕。如是以進。則志趣日益高。筆意日益益。古先於明秀。後期渾璞。功夫極處。則明秀處不

失渾璞而渾璞之中其明秀又所不必言矣。
布置景物及用筆意思皆當合題中氣象如燕
會則有忻悅意思離別則有愁慘意思寫聖賢
仙佛令瞻者動肅穆之誠寫忠孝仁慈令對者
發性情之感山林肥遯須瀟灑而幽閑鐘鼎賢
豪須雅麗而典則副閨房之美女雖奇石高枝
亦呈媚稱恬退之幽人縱散樗亂石亦具清
靈方外清流但覺烟霞徧體才華文士可知廊

廟雄姿農圃呈時世之昇平漁樵識湖山之放
浪飛仙本不可見宜恍惚而飄揚鬼物原無所
憑宜奇變而詭譎以及綺園歌舞極穠華美
麗之觀獵騎飛騰窮聲控縱送之態靡不各盡
其致道子龍眠卓越千古亦不外是也。

布景大局已定而中間隨宜點綴古玩及花草
之屬亦人物家之不可少者須位置得所方稱
古玩或磁或銅款式宜古雅而不宜多則類

江右人好他
盤遊餘鉅脯
贈灸三五不
坦在什下里
淡曰拙以實
天羅活穎也
取在飲心雜
意之既名以
等美必等一
作肯差陸造
出一聯云投
碑之等美鉛
月極密極密
餘極作

於骨董肆而反傷雅道平日所見佳製古器圖
其數種酌而用之可也至於閒花小草補綴於
樹根石隙以助清幽閑適之趣宜以筆蘸色隨
手點染雖工緻人物亦不宜用勾勒蓋以筆筆
點出具有生動之致若勾勒所成便傷於刻且
失之板實反害大體矣但巖壑之姿玉堂之彥
闈房之玩籬落之風其所點綴則又自有分別
存乎其間矣

點勒苔草最關全局氣韻非可漫為增損所謂
苔者施於石之巖嵌巔頂及樹之老幹與糾結
之處藉以明顯界限而蒼然之致以出故一處
不過數點宜用焦墨若重設色以青綠嵌之其
依理而密點者乃草耳不得與苔相混若地坡
細草則或點或勒借以破地坡之平行而映出
人物衣紋更使明白且氣韻萋迷尤可助通幅
之神但疎密濃淡多寡之數須臨時斟酌非落

墨布局時所能預定也。夫苔能明顯界限固已而草之為用又能聯絡氣脉。蓋布景用筆不過橫豎其境界地面不過平直。凡豎而直者易於圖寫。至平而橫者難以安帖。而安頓諸色物件又多在平處。而平處又不可多見。若通幅數見平地。最取人厭。故當隨處有平地。但隱而不見。又曲折可通。足令觀者色舞且林木縱橫峰巒層疊之餘。忽留一片平陽。芊綿艸色。騷人逸士。

藉以為茵。移時晤對。亦愉快之絕境也。點苔是通局之眉目。寫草是通局之鬚髮。鬚髮眉目之間。已自炯然。則不待徧見其五官百骸。而識其非凡品矣。

筆墨絹素瑣論

作畫者。辟諸戰陣。筆為戈矛。墨為芻糧。絹素則地利也。主帥與士卒俱已。上下一心。使如臂指。更兼此數者相助。自當所向無前矣。筆之所助。能

使曲折如意剛柔合宜而飛動軒爽之氣沉著
痛快之神皆於是乎得之墨之所助能使淹潤
如濕秀結如金而霏微烟靄之致幽深杳渺之
觀念於是乎得之至於絹素則承載筆墨發揮
意思當前則腴潤而可玩向後則壽世於無窮
且興會所至機趣所發必有以引而出之者苟
相助之不得尤足隳人意氣作者不可以其無
關緊要而忽諸也

今之作人物者大都皆用狼豪蟹爪雖巨障長
幅亦以此為之不知筆身細必多貯水則不能緊
斂而腕力何由得著遂無爽颯意思矣如作二
三寸人物而極細緻者則用蟹爪筆落墨稍大
者則筆亦如之純羊豪兔豪兩種不可用他豪
兼成者皆可但量其大小酌其剛柔用之既服
不必更易他種矣

藏墨家俱貴古製若書畫家所用則新而高者

足矣。蓋書畫皆取色澤，而畫為尤重。若墨舊膠
退色，反晦黯，何取哉！今新安佳製，儘堪供用。施
之金箋，而光澤肥艷者，已是極好之品。和以金
屑，而故高其價，非所尚也。

紙之流傳者，愈古則愈佳。唐以上不可知矣。就
金粟藏經紙一種而論，越今已幾千載，不過其
色稍改，而完好緊韌，幾不可碎。以此作畫，雖傳
之數千年，無難也。今則盈尺數金，安得供我揮

灑。下而宋元諸箋，雖不如藏經猶堪經久，亦何
可多得。惟前明宣德間，宸精研於造紙，而得留
於今者，時或可遇，亦難多得。近時造紙，涇縣最
盛，而宣城所造貢紙，細膩光結，已屬今時極品。
但柔順有餘，而剛健不足，作書畫者生於今，必
得如前古紙素，則將擱筆已乎。余年來無他好，
惟展紙弄墨，消磨時日，安得如許佳紙，即人所
持來者，亦尋常坊間物耳。向嘗偶閱米海嶽帖，

明史景字仲
與官至太常
少繪事師王
孟端尤工墨
竹

有論漿墍紙者乃繹其意選汪縣諸色紙中之
最好者以白芨泡出漿水拭過槌之使光結可
玩且宜筆墨則以供常用如偶遇宋元諸箋及
宣德所製者便是此脫難得之遭逢矣作畫家
宜痛絕礬紙礬紙作畫筆意澀滯墨色浮薄且
不百年而碎裂無寸完余蓄夏太常墨竹是散
金礬紙本筆墨尚好而紙本遍體破碎不可裝
潢惜哉

前人作畫多用絹而絹亦麤細不一非惡麤而
貴細也工緻宜細寓意宜麤且絹之生熟亦不
一非貴熟而惡生也工緻宜熟寓意宜生大約
不論麤細要以厚重者為尚今之妄論者謂絹
不如紙能經久完之紙之壽安能及絹哉夫絹
之所以不久者礬重故耳今人不解用礬道理
生絹上欲以膠礬糊沒其縷眼不糊沒又不可
以作畫故絹地不數年便碎裂無完於是咎絹

之不能經久彼特不知唐宋名蹟之存於今者獨非絹乎古絲今絲不聞有異而千餘年尚存其故何歟嘗聞前人論云輕粉入絹素槌如銀版古者多用蛤粉今當以石灰代之石灰之性燥而能歷久不變色以大盆貯水入灰攪勻斗水不過合灰以絹單層入水拖一過起水不可絞則絹終帶絢紋掛乾以熨斗貼平疊方尺許木槌石底令有力者槌勿近四邊既熟輪摺

其未槌之處槌之如前令通體皆熟所謂色如銀版者也然後上幘先拭以膠水候乾再以礬水上之冬月膠清夏月膠重礬之輕重亦隨之故盛暑時不宜用膠礬於絹以其重也生絹膠礬不得不重而易裂熟絹膠礬得以輕而不易裂則絹自應槌之令熟而膠礬自應愈輕愈妙但故輕亦不能用礬如數而膠不足則墨痕水溢如暴紙膠如數而礬不足則墨痕上覆之便

脫膠不足者易以見而量加之礬不足者難以辨須點墨於絹以水洗之不脫者可矣否則亦量加之此亦候膠礬之法也要知膠礬是伐絹之斧特不得已而用耳蓋絹性與紙異無膠礬則不利於筆有膠而無礬則不利於色能酌而用之使不過分其猶愈於今之紙也多矣夫既為承載筆墨之具不可不用意如法以圖永久詳言之以質同志

設色瑣論

五色原於五行謂之正色而五行相錯雜以成者謂之間色皆天地自然之文章於時也四序之各異於物也賦性之各殊於人也榮枯老少休咎清濁之各不齊天地之所生皆由氣化而非有意於其間然作者當以意體之令無不宛合一若由氣化所成者是能以人工巧合天工者也今持條分縷析詳論其性情製合之法夫

古人作畫必表裏俱到筆畫已刻入縑素其所設色又歷久如新終古不脫且其古渾之氣若自中出想其作時必非若後人標掠外貌但求一時美觀已也凡畫由尺幅以至尋丈巨障皆有分量尺幅氣色其分量抵丈許者三之一三四尺者半之大幅氣色過淡則遠望無勢而弊於瑣碎小幅氣色過重則晦滯有餘而清新不足又當分作十分者用重青綠者三四分是墨六

七分是色淡青綠者六七分墨二三分是色若淺絳山水則全以墨為主而其色則無輕重之足關矣但用青綠者雖極重能勿沒其墨骨為得設色時須時時遠望層層加上務使重處不嫌濃黑淡處須要微茫草木叢雜之致與煙雲縹緲之觀相與映發能令觀者色舞矣且當知四時朝暮明晦之各不同須以意體會務極其致又畫上之色原無定相於分別處則在前者宜

重而在後者輕以讓之。斯遠近以明於圖。圖處則在頂者宜重，而在下者輕以殺之。斯高下以顯。山石峻峭，蒼翠中自存脈絡。樹林蒙密，蒼鬱處不令模糊。兩相接處，故作分明。獨欲顯時，須教迥別。設色竟懸於高處，望之其輕重明暗間，無一毫遺憾，乃稱合作矣。

春景欲其明媚，凡草坡樹梢，須極鮮妍。而他處尤欲黯淡，以顯之。故作春景，不可多施嫩綠之色。今之為春景者，穠艷滿紙，皆混作初夏之景，非也。點綴之筆，但用草綠。若艸坡向陽之處，當以石綠為底，嫩綠為面。而巖頭石面，則不得用青綠。夏景欲其葱翠，山頂石巔，須綠面加青，面加草綠。凡極濃翠處，宜層層傳上，不可貪省。湯堆致有烟辣氣息，凡著重色，皆須分作數層。每層必輕，磬拂過，然後再上。樹上及草地亦然。凡嫩青綠者，必以草綠拂過一二遍，始令盛夏。

時神色而不沒其墨自然鬱勃可觀秋景欲其
明淨疎林衰草白露蒼葭固是清秋本色但作
畫者多取江南氣候八九月間其氣色乃乍衰
於極盛之後若遽作草枯木落之狀乃是北方
氣候矣故當於向陽坡地仍須草色芊綿山石
用青綠淺不必加以草綠而於林木間作紅黃
葉或脫葉之枝或以赭墨間其點葉則蕭颯之
致自呈矣冬景欲其黯澹一切景物惟松柏竹

及樹之老葉者可用老綠餘惟淡赭和墨而已
凡寫冬景當先以墨寫成令氣韻已足然後施
以淡色若雪景則以素地為雪有水處用墨和
老綠天空處用墨和花青若工緻重色則可粉
鋪其雪處

墨曰潑墨山色曰潑翠草色曰潑綠潑之為用
最足發畫中氣韻今以一樹一石作人物小景甚
覺平以能一二處潑色酌而用之便頓有氣象

趙子昂官箴
林函旨

趙承旨鵲華秋色真蹟正潑色法也。作畫所用之色皆取經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惟金石為尤。故古人不單用草木之色也。但金石是板色。草木是活色。用金石者必以草木點活之。則草木得以附金石。而久金石得以藉草木而活。而製合之道又在細心體會。須物識其性情而調用之。

花青即靛青。蓋取其浮於面上之彩。謂之花。凡色皆有質。此獨無之。故不能自存取者。以石灰為其所附而成。顯是即所謂螺子黛也。其色青翠靈活。畫家之要色也。先搗碎如沙。用滾湯泡過。先泡出黃黑水。後泡出青黑水。所出者皆其翳。雖泡數次。而其本色仍牢附於灰。入乳鉢細研。後傾膠水攪勻於大盞。候一時許。傾其浮出之色於別盞。以其虛所貯者不必加膠。仍如前細研。復以前浮出之色傾入。候一時許。傾于別

蓋照此法凡數次其底色稍淡乃止蓋花青既
是附灰而成者則所出之色愈後愈佳且一二
次不能盡出故必數次取也又其色離灰而附
於膠則灰之極細而不即斫者尚留於色如何
得盡且亦不必太盡本色既全無質若灰太盡
則又嫌於膠重矣須令將傾出之水搵候半日
許傾入磁盆復去其所斫者將磁盆安於護灰
炭火上頃將乾以物細攪勻若聽其自乾而

不細攪則上半多膠下半多灰必攪於將乾之
時則不盡之灰與膠之黏性相和矣

藤黃入花青搵謂之汁綠藤黃重者曰嫩綠輕
者曰老綠施之固各有所宜搵於重設色上多
用嫩綠及嫩綠之極重者曰苦綠設色輕者多
用老綠凡用藤黃必視設色之輕重為多寡且
以寧少為貴者

古者用蛤粉今製法不傳不如竟用鉛粉但有

鉛氣未淨者變成黑色最大害事。先將鉛粉入膠水研細攪成漿水。候片時傾出面上粉水少頃復以面上清水還入粉再攪如前。傾出凡數次則輕而細者皆出。而重滯之渣滓則去之。將粉并水上冒以帛放大飯鍋上蒸數次出黃色者佳。蒸至黃色盡乃可用。出青色者是鉛氣最重不可用。即用亦必候有黃色出再候黃色盡乃可用。蒸訖必滿貯清水。冒帛於上安於靜處將

乾則加水愈久愈妙。

硃砂不論塊子大小但要研得極細而用之。向有說硃砂四兩須入工一日。愚則以為必須兩日。不過研愈多則黃膠亦多耳。研時須用重膠水。工足後用滾湯入大盞攪勻。安半日許傾出黃膠水。炭火上烘乾。作人物肉色及調合衣服諸樣黃色。以其鮮明愈於赭石多也。出黃膠後再入清膠水細攪勻。安一飯頃傾出。復候出餘

黃牒水可作工緻小人物衣服及山水中點用紅葉之類以其最細也其底所留者尚有大半再以極清膠水傾入攪勻候盞茶頃傾出作大人物成片大紅色者用之其底色則仍如前法研過凡傳成片大紅色當量用硃砂多少入膠水攪勻先傾出三之一傳於著絹乾用輕礬水拂過再傾出第二層傳上如第一層法然後將底所留傳上礬好以燕脂水套過則其色更覺鮮美

矣。

石青有數種但皮粗而成塊者皆可入畫其細不必如硃砂而漂製之法則同故不多贅但研至將細時必以滾湯泡過攪勻候一頃盡傾去面上所浮出者然後再研若不去則畫上久必有如油透者每見舊畫上用青綠處若油透筆痕外者皆緣於此。

石綠以沙少而色深翠者為佳係是青綠山水

要色研漂之法與石青同而加細焉其底之最粗者以嵌夾葉與墨踈苔及著人物衣服凡山石青多者用石綠嵌苔綠多者用石青入石綠嵌苔若筆意踈宕則設色亦宜輕合用青綠以籠山石純用淡石綠以鋪草地坡面而苔可不必嵌

潯溪熊錦文鑄

我邦迄今之畫西人自有西臭東人自有東臭要之畫區多本習一法未陳若使沈沈及之其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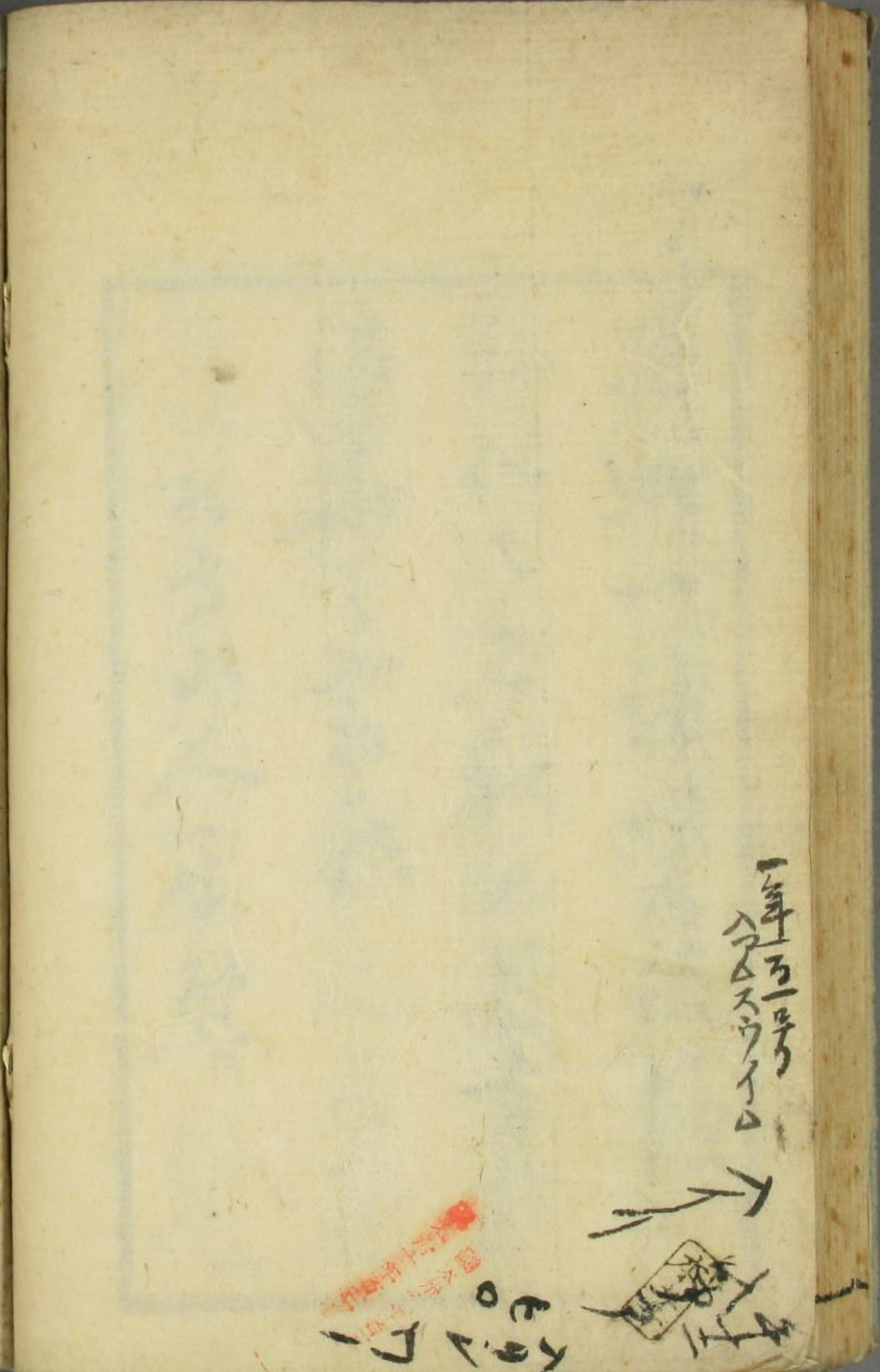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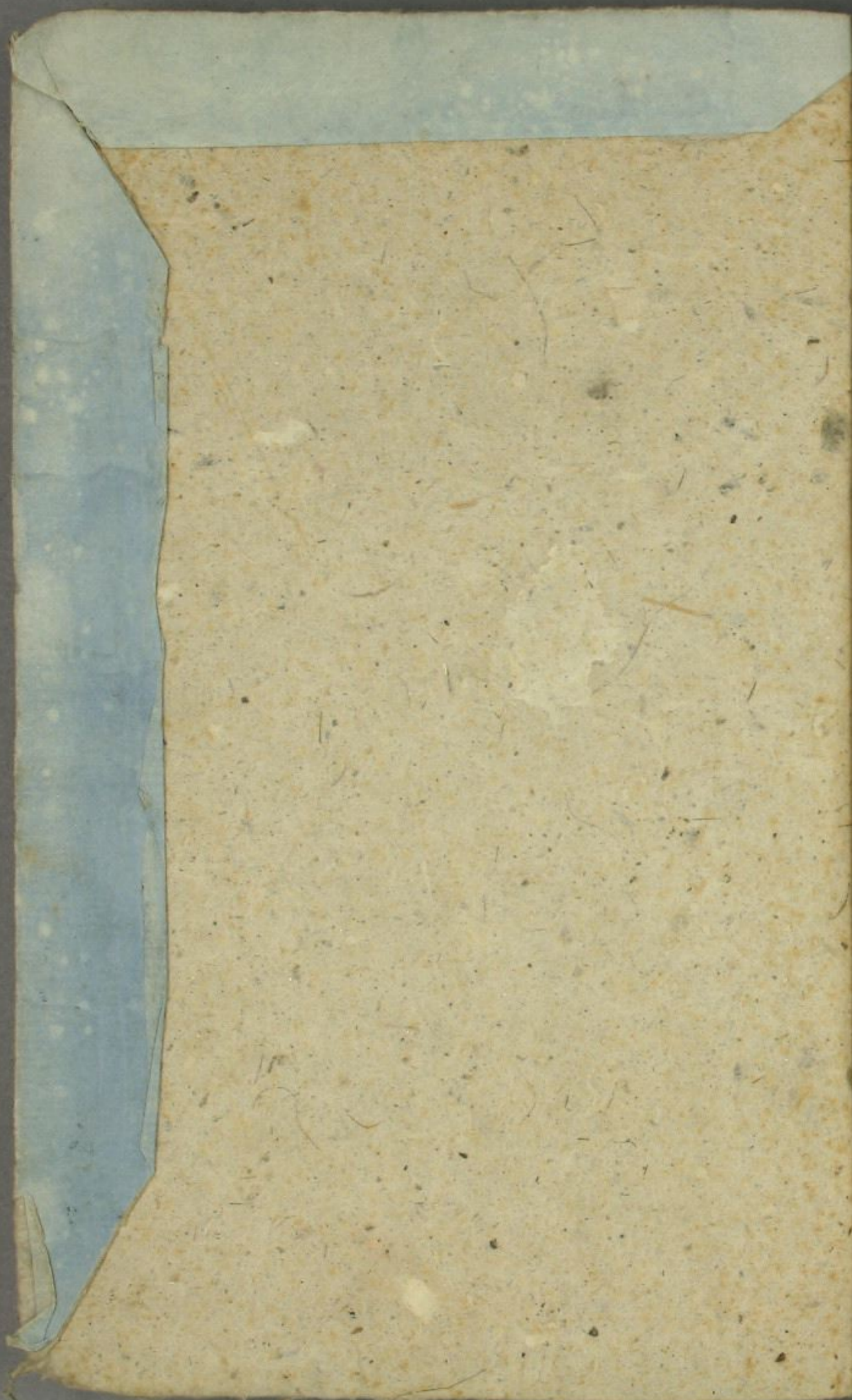
不燠痛搏三百者。者我
人故。以古刻。此編海內。子也。
熟讀。既味。者深。乃多。則
一洗。不謂。迄今。東西。臭

而托。齋於。彼中。大江。以
南。君子。之。事。也。不。為。甚
難。也。沈。波。謂。畫。才。君
子。尚。當。性。情。之。真。不。特

跋

揭此一語。以為後後
弘化之已秋。九月。書於
浪華之山。而後。
九方山人。一筆。學。

四
卷
之
六
第
一
頁
在
後
卷
之
六



一年
ハズ
スウ
イ



カ
イ
D
E

